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序二

學不爲儒務掇清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士源它時嘗
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自其名開
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癘發背且愈相
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有
二未祿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
問文者隨述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

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旣多
篇章散逸鄉里搆採不有其半數求四方往往而獲旣
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覩其
文益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

分爲四卷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公薨五十載嗣孫起居舍人儒以文事主便蕃禁闥追
懷前烈思有以發揚垂裕奉昭公之文集以請焉伏覽
碑頌誌論章表贊序凡五十餘首詩幾三百篇卓爾孤
標氣高調遠若雅琴度曲衆音無味則我遠祖長岑濟

北雕龍之美昭公能繼承矣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唐興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

俗稍革

一作作者迭起

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淺和溢而

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

或列於碑頌流於詠歌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
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
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之
中一作第四子道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
行獨復動靜可則孝弟一作仁厚積爲行本文藝成乎餘力
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畧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
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
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
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合權道於議

郊祀配天之禮呂誼盧奕之諡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
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
新學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尙書
嚴庶子韋給事韋潁叔墓銘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
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祕書監靈表陳黃老之義
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
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情性一作
稱物
狀之美而
暢其性情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
歿之間則祭賈尙書相里侍郎元郎中一作
員外李叔子文

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

梁肅常州刺史
獨孤及集後序

文苑英華

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
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
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爲元宗巡蜀分命之詔厯厯如
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
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
運蹇多故惟獨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欲
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常州諱及有遺文三

百篇安定梁肅編爲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爲後序常州
愛士而肅最爲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爲文之意肅能言
之比堊博陵崔貽孫又爲神道碑悉載行事而痛其不
登論道之位崔公剛而好直其詞不黨君子謂之知言
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然
而遷無鄉曲之譽虧大雅明哲保身之美相如薄於貞
操有滌器受金之累向無威儀遺文以繆而身幾不免
褒多爲歌頌當時議者以爲淫靡不急其他無聞焉大

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僣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
中道可爲物主者寡矣孰與常州發論措詞皆王霸大
畧孝悌之至達於神明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當官正色
不畏強禦加之以仁惠愛物吏民敬畏而文又如是乎
其餘則二君旣言之矣今亶錄崔氏之作綴於篇末云

爾

李舟獨孤
常州集序

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大朝筦宰政四十年
閒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
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恐匪人之干紀

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謂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臺
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
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
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
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
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蒸雲惟公信然昔
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
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
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文公集

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

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
臣知賊不足平也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
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僇狡向風懦夫增氣則
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
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
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
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
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
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

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宣公陸贄
翰苑集序

權文公集

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閒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埽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閒嚮三十年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

以閎參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言故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三篇感慨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劇端正觸類而長皆交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鬚髯

風采知公之道焉

贊皇文獻公李
栖筠文集序

權文公集

君以偉詞逸氣滯於奧濶之下又疾卑調細人白黑大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鵠必鬪而知斃龍就屠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慨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志力相鑿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蒨蒨升堂睹奧我無媿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

別懷人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所有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辱吻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

也

漳州刺史
張君集序

權文公集

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亡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逾四紀諮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厯末方獲其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脂

機捷於動用以闕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

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俶儻閎達以文藝自任

則詣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敘家風世德

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記時賢

循吏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其餘

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

之一也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權文公集

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

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悃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

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
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陳選部官人之法轂下饑旱
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
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
得失宰司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
年之瑞不若是也公嗣子太僕主簿衮孝謹而文永懷
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
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敘之云爾

右僕射贈太子
太保姚公集序

權文公集

司徒諱建封南陽人以褐衣寬博遊於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昔左邱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勲閤表邱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紓天文以送別湛思異論輝動中朝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

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斥細故英
華感慨卓爾其宏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
與勲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
家纂業用嗣厥服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
徒之權表烈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
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贈司徒張
公文集序

權文公集

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
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
夫號爲三楊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

不能彪炳鏤烝彝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
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
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局防
隳約束恬然而據上遊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沉
今據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
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
響不待數珎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
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
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尙

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
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
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起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
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
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
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
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
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於篇

兵部
郎中

楊君 權文公集
集序

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詞鄭東里
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
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
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書天人
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
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
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初閉關
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泊博
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其文若干篇

閱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記循吏政
事則房栢卿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
幽求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
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慨
則與李都統及三從事書纂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
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
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
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聲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
銘誄序記等合爲三十卷如黃鐘玉磬宏璧琬玉奏於

懸間列在西序其彰彰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
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諂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
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
所賦也德輿蚤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
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旣除喪泣捧遺
文見容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爾

崔君元
翰集序

權文公集

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明皇在宥天下順
風所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至若總論谷神之妙

則有元綱篇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
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胸中
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操章寓
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
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厯
十三歲歲直鶉首止於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
中門弟子有邵冀元者率籲其徒甯神於天柱西麓從
其命也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
年顏爲御史丞類其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

府厥後冀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序引其逕庭庶傳永久
別有逍遙卓詭之論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祛物怪
告鍊蛻之地合胥蠻之符皆備刻於金石者之說今徒
采獲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中嶽宗元

先生吳尊 權文公集
師集序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
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
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
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辨

一作其辭
源辨博

馳驚古今之際

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徐一作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觀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閼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歟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苑英華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閒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
傳贊記遺韻風猷尙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
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敘釋
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尙亦相放焉則今天
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握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
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綱紀云若
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
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圯橋碑絜當世激清風作先賢
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

關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
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總名實樹遺
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
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
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
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總存諸集錄歸根復命
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
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
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

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
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塔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
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
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
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
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
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
之不忤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
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

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常挂口故鮮通
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故無適時之用任吏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
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尙也所
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
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於
長安某里朝廷尙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尙實錄故
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
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

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崔恭唐右補闕
梁肅文集序

吾友河南穆員字興直麟蔚鳳采自天而授故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壙闔四會精銳百鍊結而爲峻極散而爲游衍其工也異今而從古其旨也懲惡而從善跡夫孝於其上慈於其下擇中庸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之詞藝由積衷淳耀發而爲身瑞者也大凡碑誌

文冊銘贊記序六十五首共成十卷於先府君先夫人
元堂誌見自身刑家自家刑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
道於祭顏太師張相國文見君仁臣忠捍患成功感憤
邀烈死輕鴻毛之道向使假其永齡登金馬石渠與獻
納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聖朝文苑頌甘泉
賦霸獵卿雲褒舉羣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所以
賦已友之哀余所莫疑矣宋之問遺草編次授於伯兄
舊御史中丞令常州刺史善知音者唯子期乎發篋開
卷如升元圃將垂來代敢失其傳

許孟容穆
公集序

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
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
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
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頓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
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
爲乎繇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益不然矣
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
出者其惟僕射孫公平公諱逖河南輦人其先自樂安
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

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
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羗索
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
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
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
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
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
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
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

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珣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齋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覽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

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
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
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
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
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
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
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

仲秋之月也

孫逖文
公集序

顏魯公集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序三

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
交喪雅鄭相奪蓋爲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致
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豔天寶元年詔徵賢良方正
以備多士公時年十七射策甲科盛名翕然震誼京邑
論者知遠大之跡自此始也公元兄尙書庫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曰某與公俱以文學政事爲臺閣領袖丹穴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五

一

之雙鳳纔舉棠棣之一花先落天倫之慟可勝慨邪以
公瑰姿瑋度利器淑德與東流皆逝今則已矣可以藏
遺芳以示後嗣者其惟夙昔麗藻平生翰墨乎於是茹
痛開緘拔血散帙緝其遺札得詩賦贊論表啟序頌銘
誄誌記凡若干篇編爲五卷以爲集錄庶幾弔賈生者
省鵬集之曰問相如者知禪草猶存云爾

唐故殿中侍
御史蕭府君

文章集
錄序
毘陵集

帝唐以文德勇祐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
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

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
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
諷然後有歌咏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
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
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
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
馳驚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荅而窺咸
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啟之其偉
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

每述作筆鋒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尙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霸之於虬龍也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暇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少

時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
常山公主誌文寶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
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
員外端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楊騎曹
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
已後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誌記讚祭凡一百四十
三篇公長子羔字宗緒編爲二十卷號中集其中陳王
業則無疆頌主文而謫諫則言盤含元殿賦敦禮教則
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表賢達盛德則崔賓客集序元

魯山碣房太尉德政碑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誌李太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評事文吟咏情性達於事變則咏古詩思舊則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郎禪師碑其餘雖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氣假令東帶立於史臣之位足以潤色王度天而病之時不幸歟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

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乃著其文德爲之冠於篇首焉

吏部員外郎趙郡李

公中 毘陵集

集序

鴻墀

謹案自監察御史已下文苑英華作自監察御

史已後迄至於今所著述者公長男羔字宗緒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碑表敘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卜原論質

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鑒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
婦賦靈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
元魯山碣房太尉頌德銘崔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
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盧夫
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
張博士文吟咏情性達於事變則咏古詩辨卿大夫
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
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
師左慈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

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覲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其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爲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於篇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

正聲而無奇邪滔滔然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
書綸綽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勲初中
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蚤歲爲淮南江西從
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詞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
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
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
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裒才能敘官業區
分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
言公昔自纂錄爲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

楊公憑爲之序故今不在編次之內其他千名萬狀隨
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
礪於勲賢久大之業不爲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
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心伏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
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爲
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餘鸞鳳杞梓舉集其門
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
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
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

楊嗣復權德
輿文集序

文苑英華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五

六

唐權公載之爲天水人相憲宗黼黻潤色彬彬可稱可
泉胡公以其爲鄉先達嘗景仰愛慕思欲誦其詩讀其
書皇皇焉求之罔置在翰苑時每與升庵楊公論及升
庵好學慕古猶夫可泉也故遂識之心而恒訪之人經
今三十稔矣始於滇南士人家偶獲是集重之不啻九
鼎大呂惜其目錄與詩賦十卷僅存其他作四十卷并
自纂制集五十卷俱各散失莫知所在升庵託余轉寄
可泉余意以此貽可泉固足以償其平生願見之懷恐
其所未覩者將遂湮沒沈鬱終不可得不如梓而行之

有是書者庶或見之將不遠千里欣欣然來相告矣寧

不爲可冀乎

劉大謨權
文公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五

七

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諸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陸希聲李觀文集序

李元賓文編

況文辭之外兼攻小筆有集皇甫湜爲序湜嘗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也其爲名流歎重如此

姚士麟華陽集

序 華陽集

予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伸蒙子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敷陳古今也

伸蒙子序

伸蒙子

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正直臣風概讀之者令人激起忠義自始內廷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曰爲李相公論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五

八

事集下以楷模於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德昇

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

蔣偕李司空
論諫集序

李相國論事集

由是洽帝王之制度以啟箴諫則漢宣中興頌作焉諷

前史之闕以貞黜陟則翟義贊形焉較英雄之功伐以

傳後世則三傑頌存焉其餘暢賢人之德評一時之事

不附於彼而立於才纍然貫珠於遺體不可備舉與君

游者猶是文揆人人在於餘地則君妙識深行又足徵

矣

王仲舒崔
處士集序

文苑英華

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

汗濶卓踔齋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
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
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
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
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李漢昌黎
文集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
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
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

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趙德昌黎
文錄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爲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於古矣獨有言也以過於先生沉

下先生之後至於今乎是謂世不知於先生者也夫子之於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脩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爲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於辭而爲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於夫子矣雖孟子之爲書能尊於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於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於先生聖人之經籍雖

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於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於孟子與楊子雲遠矣先生之於爲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於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楊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於時授聖人之言於人故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皆用於世者也與尙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於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於聖人

之道在於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

昌黎集
後序

河東集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五

士

己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

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

梓潼陳仲甫

一作衆甫

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

山羊士諤隴西李諫

一作鍊

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

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

其可謂具體者歟

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河東集

其文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

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

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濮陽吳君文集序

柳河東

集

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
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二通行
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
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
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
之志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禮部員外郎
柳君文集序

劉賓客文集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峩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一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其目全至所缺墮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獨賣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
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
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
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
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大
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益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
卒卷莫逆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
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案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
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

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

南穆修伯長後序

舊本柳集後序

柳河東集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閒穆修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讎勘頗完悉惟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

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修家云是
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
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
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
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
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
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
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
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繫當作擊翊當作犴鮑勛當作

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癰宜爲疥癰狼倖宜爲狼倖吳
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睦時猶
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
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
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
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
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
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
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四明本棚
集後序

柳河東集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飾章
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法度
森嚴抵轢晉魏上軌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厯
貞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
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
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
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
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

爲然與文珍章皐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
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
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
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
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
覽數君子之述作體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
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
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
中及議罷中人兵權偕阻文珍輩又絕章皐私請欲斬

夫劉闢其意非忠乎臯衡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僞繆又考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於藩姑效左思之雋後之君子無或

謂焉宋嚴有翼柳河東集

柳文序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五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序四

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穀而迴注鸚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六

一

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

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賓客文

集

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噫
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殫繳盛名先物
易生癘疵三至耶署坐成遺耄蹒跚江皋棲棲沒齒見
知者恨之

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

劉賓客文集

匡集七十卷一置東都聖善一置蘇州南禪一置廬山
東林其間表牋制誥文賦歌詩讚頌碑銘議論箴誄無

不以諷諫爲旨黜陟爲事使讒諛奸詭所不能隱匿矣

而流於縉紳莫不滋味之以爲藥石也

釋匡白東林寺白氏文集序

貞元末進士尙馳競不尙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賦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六

二

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

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亦多乎哉

白氏

長慶
集序

元氏長慶集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導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明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則知輔相之不易讀允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以來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剏飾不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跼

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者之趣尙耳

制誥
自序

元氏長慶集

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

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卽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者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章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

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
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
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薪盜賦無不爲仍爲
礪密狀不當得醜諡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
何分蒞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
牢獄有裁接吏械入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者予因飛
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
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
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

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泰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
實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
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
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
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
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譏事發奏攝之前所
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
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
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六部郎中薛存慶考功

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
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
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
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
其不滯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
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
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
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
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

相復有構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韜之復無狀然而裴
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
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
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
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
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
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
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
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

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

易至也

文藁
自敘

元氏長慶集

新唐書藝文志載其當時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
太宗集四十卷至武后垂拱集一百卷今皆弗傳其餘
名公鉅人之文所傳蓋十一二爾如梁苑文類會昌一
品鳳池藁草笠澤叢書經緯穴餘遺榮霧居見於集錄
所稱道者母慮數百家今之所見者僅十數家而已以
是知唐人之文亡逸者多矣嗚呼樵夫牧叟詭異怪誕
之說鬼神幻惑不根之言時時萃爲一書以詒好事者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六

六

觀覽至於士君子道德仁義之文經國濟時之論乃或
沉沒無聞豈不惜哉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閒觀
其所論奏莫不切當時務詔誥歌詞自成一家非大手
筆曷臻是哉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顯唯嗜書
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僕之先子尤愛其文嘗手
自抄寫曉夕玩味稱歎不已蓋惜其文之工而傳之不
久且遠也廼者因閤手澤悲不自勝謹募工刻行庶幾
元氏之文因先子復傳於世斯文舊亡其序第冠以新
唐書微之本傳則微之之於文其所造之淺深可槩見

矣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

宋劉麟元氏
長慶集序

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爲新體以相
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次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
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漫漶以譌也馬異甫從予遊未冠
卽好古文辭嘗欲募工合刻以行於世而尤以微之之
文世人知愛之者尤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
微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備而卒未嘗求敘於
白者豈自越移鄂以至于卒官之日年僅踰艾將有待
而未暇歟後白爲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歟當白

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
志矣則雖不爲之敘可也如元氏者世多訾其爲人蓋
摧折困頓之餘躁於求進比之樂天懸矣然吾以其言
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於世矣未嘗不爲之歎惜焉世
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
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
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叙年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
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已後又二百五十首此
其二十餘年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

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帙半減於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其書者又可知也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學古緒言

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內制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卽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

內職歸閣中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愍冊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口之公爲台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謨爲對卽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銜者因挾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卽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訐謨密勿遂委魁

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
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之頰舌居
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
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
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
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
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
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
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相國令狐公集序

劉賓客

文集

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旣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
鉦鼓相襲故啟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
唐以智畧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
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
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
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寶得時而光焉
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旣登太
常第又以詞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

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尙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肇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啟事謠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啟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鐘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臺庭極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曰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

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
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腑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

歟

唐故相國
李公集序

劉賓客文集

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
苑徵元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
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均以賢良方正
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
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
於天下公本名滔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處厚字德

載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
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穆宗新卽位注意近
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
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
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
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
先帝五十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
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
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

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謹按公文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

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
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旣
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襲許而未就一
旦習之悄然謂蕃曰朔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
同時倫輩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
今朔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賁恨無已將子薦

誠於劉君乎

中書侍郎平章
事韋公集序

劉賓客文集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六

三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六終